陭堂摘藁

書啓

與翁長卿一

少別遂復逾年信問希闊望風增慨三月六日禮部報至為足下喜躍獨至非苟以利達為足下榮足下休養聲實踐蹈仁義造次儒者以待時命而果有聞於世此為善慶異乎妄私朋比拳拳之情也　國家開設羅網以待賢者比歲獎右浮靡天下從風遂使老成道棄此於世道

誠非小係不圖里選孝廉復見今日公及良用皆號君子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今一邑而得君子二以此知海內有人也時時接見稱卿問足下動止知頗不諧俗有辭尊居卑之意竊為足下計非便也僕曩歲初嬰世務不堪羈束竊有鄙陋以諗足下足下厚戒僕以淺中謂去褰裳者無幾乃今顧不能為大人稍安耶無事特異亦不詭隨優遊歲月以俟常調可以無咎今之教職苟卑無耻秩微屬下動遭呵譴以足

下高朗簡亢必不堪此進士選除應是大府大府必當通道足下視吾杭三館博士日率弟子員奔走諸司奏進簡牘月凡幾矣退與士大夫周旋卒無寧時即有不至人亦望之此其勞苦畏人不在京師庶僚下足下謂教官可於繩墨外求乎願與良用深計之居常論議不為迥恐處世寧復可爾內有所主外宜慎默賢人君子以是為周身之防幸留意僕釋褐在孟秋計來春得會京師諸不備

與翁長卿二

不奉晤語旬歲去冬寄家書寓東長卿顧假留數日期以人日不至而長卿行書未至長卿先發矣僕迂踈不適時用不幸入世網而又在冗曹心事糾紛不可解理非對足下終未得一吐憤懣此僕所以願一見也邸見除目知已授工部昔者潘安仁讀汲長孺傳歎司馬安四至九卿良史有巧宦之目而自傷其拙以官伐不進為拙之効安仁諂事倖戚以傚市寵其不為雅

士明甚而猶言若此不知當時巧者如何也言之可爲悲咤嗟乎長鄉畜之可與知者道也勉盡職事無貶無亢僕與足下皆未能脫屣微祿資朴忠與物無競亦足以自安僕之役事大可歎息公知之無俟予言也恨恨恨舍翁在京得所依托萃甚良用時時相見否閉門讀書朋友過從謁候希少是亦拙者之爲政也承差去草草附此屬牋啓繁夥不暇一一

與孫伯泉仲泉

奉違三時矣佩服德愛未嘗暫釋誠慕義深至非詡詡飾虛辭相娛悅也今朋友道喪胥教誨敦故舊置不講久矣而門下昆弟獨孳孳為之應元於世迂疎無當而門下昆季獨收之以為可教此與嗜昌歜羊棗何異取與當否所不敢知然應元之為私感宜何如也季泉想已到浙東矣舍弟族處辱旦夕顧拂此左銘刻第恐不一意問學仰負明教為可憂耳諸郎君王立蓬麻之附固已得所然嚴師之益季泉雖不在京

師竊望二丈不淺也偶有差便草草布此外舍弟書一緘敢勞從者一致之不欲去人知舍弟所在也幸垂諒

與王德仁侍御一

吳山一別遂復三時瞻企道光何勝戀慕其伏承至愛軼於常分骨肉之厚無以復過鄙陋之愚心固時時在左右而道左便稀萍跡不定竟不得一啓候動定竊意摧節赴任當在此時敬伺河滸庶幾幸遘如是者月餘不知乃已抵治

所矣伏惟　吾兄古道古心竟與時忤左遷僻郡計不終歲而休光盛節追軌往哲雖暫否塞而道益光大蠖屈者一時不朽者無窮庸俗之觀兒女之寵無足為兄戚戚也郡中少事伏想道養愈益隆厚夫爵遏翁勃斯又所以發之盛大而韜揭惟兄道德日進而某日沒沒也可為愧歎便中冀有以教之幸甚幸甚拙言數章皆所以抒寫悒鬱窮愁呻吟之詞奉去一笑不宣備

與王德仁侍御二

旬日再奉教札開誨勤至及諭遭讒被謗因緣
所自雖遭顛躓而猶惓惓不忘夙昔兄之用心
可謂厚矣幸甚僕樹立無素不能取鄉曲之譽
又禀賦愚闇率情任真不能哫訾伊喔與兒女
子爭巧慧外為自憙而蒐慝隱賊以相誑紿此
誠世人之常度而僕之所不足也兄之有取于
僕豈不以斯哉僕承先人緒餘束髮受書竊窺
古人之跡今三十年矣血氣就衰志意頹墮混
混與庸衆人處因未嘗有卓特詭異之稱也兄

過取之以為可與耳而僕內之則德義虛薄無
中乎盈缶之素外之則操行庸鄙無允顯昭灼
之觀故使惡聲流聞謗毀叢集脩之實難瞭察之
甚易尚何言哉然計未但已夫志義不立故名
譽不聞志義立而名不聞乃可過之朋友是以
謗議歸于下流僭郵起于增積蹤跡之間僕實
怨之又豈可尤人耶夫正色出辭則悖嫚斯遠
勤而葺之耕而穫之沃本而求實增膏而希光
自顯庸也即不能懷仁輔義建瓌偉非常之業

以流惠當世毋休方來猶將托志儒雅附于介士扣角商歌若出金石思原憲季次之所履求仲舒楊雄之所以澹泊無營晝精墳典苟不厭死而已矣兄視僕平生豈嘗遊聲譽好勢利求奇贏與世人同所耳樂者哉又豈能睢盱舔談詘曲王公之門幾無端功名者耶僕之鄙素兄既察之矣僕本貧家上有老母素無畊桑之業家乏紀綱之僕不能脫屣微祿以挂世網昔聶政狗屠也猶幸日有甘膬以奉朝夕黃叔度牛

醫之子茅容田野之畊耳咸能砥節脩行竭力養毋見重於當世取異於名友而僕力耕不可積著無訾兄弟二人皆為士人而使堂上恒憂朝夕僕寧可復為人耶所不能嗇去者徒有此爾而事又有不得盡然者僕既不可無祿先人之服既闋赴部謁除不幸而擢冗曺承乏祗役非可辭免黽勉從事遂在于此薄命所遭安所歸咎兄以為僕之心事如何哉上之不能發奮踔厲越庸俗之末議蹈令哲之高軌以勉樹聲

實下之不能依阿傅會取當世之所謂休顯以炫耀里中之兒小人之所訕笑君子之所不與僕復何心尚忝祿仕兄雖覆困不如僕之前後跋躓也此事既竣則將拂衣東歸以求初志舍第漸知事庶幾干祿以養母耳布衣疏食聊以卒歲種樹灌園可以求日苟有餘暇亦將方半翰墨之林游心道術窺抉微耿高可希游夏下不失退之此亦僕夙昔之衷悰也不敢遂以絕於世苟其無知則終焉而已爾鬱鬱蓋久寡與

歔歡聊復一發以當對談幸勿訝其不遜來教謂俗眼視人無足較計惟知自省此道願與兄共之不敢不勉僕行年三十有五竊不量力未衰嚮往極吾生之所之死則已耳若乃時世之所低昂譏夫之所鬨構此亦蚊蟁之過耳要之公論久乃定耳邸報久不得見北方試録所見者山東順天耳僕此月望間皆在信州若兄可到安仁僕當輕舟趨謁得盡披露如何如何倘以為可幸差人一示十三日無使者到則遂東

耳諸不一

與王子長書　長

遠教遂復數月瞻企聲光何勝僂僂僕顓固無類徒以志頗慕古辱收門下去歲之冬朝夕必俱慱我以瓌觀示我以周行僕雖不肖敢懈佩服服役以來心恒惴惴恐一旦負明教于大戮黽勉旦夕動得咎過嘗言長謠可為知者道也比者與君何似劇談佳會得如曩時否僕攝攝無足道偶便輒布候諸惟為道自玉不宣

與蘇提學

曩歲某猥以州吏得承役臺下潔惟庸鄙以不稱職穢黷按章為懼遭家閔凶不克終事斬焉墟墓之中過不自量免於罪戾而塵薦瀆聞報驚惕莫知所由某疏戾騃戇不能脂韋隨人于世寡與而門下越拘攣之議有奇僻之譽使昌歜羊棗列於籩豆某於分涯誠非所宜堪然而感激矜奮不能自已以無因緣未得詣前披胸臆近者濫竽工曹承役于此而門下方以道藝

紙備奉　命為大邦宗師某因是謂得拜下風承餘論宿留旬日值憲節巡試郡縣云邁未期跂望門墻豈勝勞瘁某竊觀漢世名賢推引後進門生故吏為所成就咸有令名某之闇劣敢進於是期於砥礪不負明教耳臨發聊寓書册泉君所必陳固陋瞻奉有旹當期傾悉旹下清和伏惟興居騈祉不宣

與李汝實

五月間一奉晤語忽忽至今歲且暮矣與足下

兄弟不相見者十年幸一因緣會遘謂當窮日夜連時月殫悃素極驩悰抽抑遏之積思振愜奇之眇論淡高深之玄覽究道術之底致悠心縱意屬厭而止此僕夙昔之蓄念亦足下翩翩惠來之盛厚也曾不信宿浩然西歸昔蒙叟以不知絕談呂生以相思命駕今惠施云覯嵇叔非厭僕之三緘曾未發口而足下剡中之權已復意盡鄙陋邑邑何可盡言使來復承札教示我衷愫殷勤甚厚以足下之才行宜論儁於澤

宮講議于石渠豈在今日乎而主司不求眞才
郡國不預推上使茂實弘朗之士猥廁於浮華
此天也人者所不得與人之所能自脩而已假
令古賢人君子之不遇者與當世休顯輕銳之
士較其所得與所棄於後者豈可同日語哉而
足下年方壯志嚮卓然求爲古賢人君子無難
也努力修植無隊前緒二者蓋可兼得若乃饑
寒困窮天所以成就增益之甚厚其在往古無
不皆爾無足爲足下戚戚也泉行誠有意否錢

唐固足下舊游之地夏且盡僕當北上因與足下泝淮泗道齊魯周游勃碣之間登郭隗之臺求鄒子瓌怪曠慌之論以發奇抱振椎藻于兩都蜚英聲于上國覽黃圖窺紫宮一吐憤懣以破沉錮豈非壯游哉足下幸有意乎否也若不欲遠涉一為吳游中夏而別亦僕所至願敬因使者口陳願賜欬唾舍弟順天幸有名不自意得之也尊君大人伏想清吉幸一道鄙陋閤山兄亦復蹉跌令人短氣不及具荅舜此致悃諸

諒之不具

與吳泉亭祠部

奉違左右遂已踰時仰企愛私何勝僂僂伏承

令器擢瀛詞林紹嘉名父昔向歆以經義相討

論三蘇以文章爲師友前史歎美乃見于斯竊

伏江陬無任欣忭比日伏想道履清嘉南都履

任定在何日君子出處衆人所望夫居則蹈其

素履往則都其榮號動不失機行不詭道想慮

之久矣不復一一伯生釋卿復遭損蹟志士惜

景光可為歎息小弟應亨得陪明仲之後此又鄙人私幸也草草布悃外粗絹試録引賀惟希照不宣

與蘇提學

某獲幸於門下十年於茲矣見每後則愛益愈於前將豈以某之道為有加耶其無乃先生弘容之德以久故為厚耶某迂愚無術志頗慕古為人棄久矣先生古人也乃獨有取於某以是竊喜願附於賢者不自知力之不足也年餘不

徒望見顏色固陋蒙鄙日日益甚先生其何以終惠教之李生春芳想已進見矣發蒙之德及於豚子感何可言附謝惟照察不宣

復萬五谿先生

某違遠門墻迨今十載前歲便道過大賢之里雖得摳趨稍聞緒論而役事促迫即復東行自茲奔走南北無以積俸營家室多故遂不能脩候動止竊伏省罪分在莫贖乃承長者先垂惠問賜以佳儀撫念優厚慙赧感刻豈勝區區伏惟

明公道業純備德望隆洽搢紳之徒咸謂宜在三事折衝萬里而乃親枉聲光鎮綏邊鄙雖萊公北門希文延夏前史故事不為左屈然我觀之望實切都人之心矧被樂育而荷陶冶者乎醜虜豨突畿輔震動而西陲晏然抒　天子右顧之憂勲伐茂矣元今乃知禮樂詩書信禦侮之具也幸甚幸甚使者逐敬此布謝諸惟為天下元元自攝不備

與翁長卿

夏杪奉違忽茲玄月山川修阻延想為勞遠惟
閒宴游處之樂近思曹署聯事之美勸德拂違
期相追琢誠願無時去左右也比年以來既異
職守兼值變故趨走南北聚處益寡雖復時一
合并旋即分背日遠德義悶然不見已缺偷怠
委靡㬥過增積已猶知之人其謂何退食一室
之中時攬經史尋義未得復為事撓出與借人
交同觀異趨城守深固擔如拘縶當此之時思
與足下及伯生等偃仰古今開口論天下事屬

厭而退安寐不訛何可得也捉筆屬文心意煩亂終不能就思有所得轉口他語隨復遺忘自少時見柳子厚書時謂有此以爲不然乃今信古人言不妄也積釁祐寡家禍洊至六年之間兄弟父子皆罹閨慘老母高年屢哭幼艾弱子煢煢遠隔萬里志業未就而摇蕩其情使之棼然無所抵泊諸孫孩穉誰軫誰視每一思及未嘗不忡悚肉駭也足下亦兩經禍變當復知此不爲謬語伯父大人遠想萬福嗣子進業否足

下禪期在何時伯生及德章于喬諸人時時晤語否閒時幸以此書示之以見情抱不能各致啓札也奴賫歸草草附報不盡願言

與來南峯年伯

元僭釁擅積貽禍家門令孫女孝敬有恪而楪夭不延在遠聞告悲痛無已靜言思之不祥自元伏惟伯父大人鍾念獨至痛割尤深縶以職守無由奔慰元豈勝懸切惟昔子禹視元猶弟不鄙寒薄締以姻好子禹之子元視猶子也而

不義不慈存撫無素羸疾荼然遂成奄忽追惟夙昔以慚以悲藐諸遺孩誰相軫視每一念及神爽飛越茲遣奴賚歸致薄奠并省犹兒及三稚等輒令走慰堂下申此下忱元既不能自抑哀情然猶願伯父節思捐愛以天自釋不盡願言

與外舅書

元深譴增積貽禍家門佳婦殞喪弱子煢然無所依止在遠聞訃悲痛無已伏想岳父岳母軫

念既深哀閔爲甚係以職事弃慰無由元無任
懸切六年以來内子背違悲懐未輟荐罹凶咎
仍襲閨惨藐諸遺孩誰軫誰視眷言興望涕既
隕之且元年踰四十獨有一子血氣未定志意
初立而俾之棄家室之樂執悲哀之情去居業
之安縦覊曠之迹穉幼牽係來就靡能遷轉無
期往撫不可徘徊四顧不能奮飛伏惟岳父岳
母念其伶俜時與開釋令之捐無益之悲滌情
術業進德寧軀以慰化者元之至願也特遣奴

賫走慰堂下諸惟厚攝以安遠懐不宣

與保寧郭二守

使來伏承教札𢾭示瑶篇諷服尋繹非惟宏藻炫爛駭心奪目而雅尚玄思𣋠然涅而不緇所以昭燿蒙鄙祛釋壅錮者不訾之惠也欽承何已欽承何已渝州觧纜遂已逾月瞻望盛義願言從之職事拘牽但有耿耿竊意王節東指元得因縁披侍盡此拳拳側聽風聲日復杳默乃茲承教知成虚佇耳未見君子勞蕅如何使者

返敬布鄙陋外拙言二部奉上請教伏惟台照

不具

與成都任節推

元因緣年誼亟辱收教遂至弛棄城衛示我周行淵厚醇懿誠非謭謭者所能窺覬萬一秋秋草堂再接餘論蒙鄙固陋袪釋良多驅遣東還不復望見顏色傷離慕德未置于懷旬日再奉教札指示勤至相厚之情銘感無已君子之度式如金玉當世之所欽重也如元鐇木根抵自

分淪棄久矣然一言先容則輪囷離詭為萬乘器元雖不佞辱在久故之中矣公亦安能無意哉公亦安能無意哉重慶吏返聊布鄙懷按節川東尚得傾寫夙素不宣備

與孫季泉中允

都門奉別忽復歲盡傷離慕義瞻企為勞元迂踈特子遜焉寡徒愚不知所趨頼兄收教稍得比數於人二十年來日見親愛掩瑕督過幸不為明時棄人况賜優厚中心藏之惟兄淵粹浚

明束修潔白道既光大而勤葺無已行且持國之秉當軸廟中利澤施於民聲實流于後而元苟竊榮祿無所著白靡然隨風終當泯泯仰企盛義譽然以慙然區區之懐未肯但巳雖遠在萬里猶跂望明教惟兄不遂鄙斥時賜指示幸甚幸甚比者伏想伯母大夫人萬福兄洎伯仲扶侍清吉爲慰令器令姪又復左紬何也少年茂異三歲一推上未爲後時積累深厚輝光日新道之所貴也郡僚公委之京草率附候不盡

願言

與李湫南

首春侍教累日燕咲劇談傾倒畧盡臨駅敝邑
謂得少罄鄙私而草次分背歉夏至今瞻企風
儀但有耿耿日月遒邁聿茲新秋伏想撫理多
暇德澤旁流某竊被餘教觀法良深幸甚幸甚
兵憲公蒞達州已久某以候分巡公未至頗稽
往謁且待給由批示也茲分巡公甫過而給由
事竟未得要領以是月六日發白帝詣達州專

人走報臺下草次布愚不盡願言

與南姜泉

不奉晤語再涉秋矣追惟曩時聯事比局甚最不肖而辱追琢夾持不至顛踣緊公之賜佩服不忘春來兩奉手札奬進勤至甚之愚鄙何敢望我公萬一然奉長者之教期以周旋不敢失墜也貴使迈巳具啓謝不復一一專差吏人走致下忱瞻企風儀無任欽戀不宣備

與郭二守

渝州一承緒言忽復旬歲風雅楷則寤寐未忘比日伏想道履清豫為慰撫理多暇時御翰札高文大篇輝照遐裔便中幸不吝教及何如某俗務糾纏竟復棄置無足為大雅道也吏去便草草布候伏惟照察不宣

荅楊守備

違教歲餘傾慕無已鴻才遠畧果諧夙期遐討不庭敵　王之愾析圭儋爵此其階也草深木茂氣候煩燠想苦戎事橫槊賦詩遒文壯節足

以厲將士之氣攄憤盈之懷便中不惜寄示何如不宣備

謝撫公啓

某本以非才叨備屬吏方期展布四體仰禀弘規竭分於涓埃効愚於萬一樹立無素官謗紛羅長當退就棄捐老死丘壑伏蒙臺下施鴻恩於不報昭獨見於群疑嘘枯吹生雕腐飾穢俾幽隱蒙驪光之照輪囷得根柢之容垂白老毋既免於憂疑束脩之士皆勤於砥礪則雖所謂

剖心析肝相信豈足道哉至於接以燕私賜之符傳進退以禮途旅不驚其為私感奚啻銘刻竊念應元結髮受書粗知趨向暨乎從政不敢怠荒才疏遠於中人志頗存於古昔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而獨蒙越拘攣之議馳域外之覩使枯楊復荑白骨更肉應元苟未即死敢懈進脩期不負德於二天貽玷於知己而已首夏違遠堦墀江行阻風季末方達敝里承差岳正東等還處附啓謝下情無任瞻戀懮懮之至

與翁夢山憲長

使來伏蒙手教并拜腆遺旣慰所思兼釋憂鬱何幸何幸樹立無素謗議紛羅洪涊迂踈分甘擯斥耿耿此心尚期無負公議知我鮑子非公而誰詢知季月當弭節江臯瞻奉有期不勝欣躍所命敬令所親管幹想使者能道之草草布覆伏惟台照不宣

與張秋渠僉憲

瞻俟連日旣慰饑渴矣而撫念之篤惠顧之勤

申以燕私開以篇詠所以破鄙愁而袪蒙錮甚厚旋就遠隔增此離憂握手劇談不復知是何日眷言瞻望豈勝區區使者遠護還草草布謝諸老先生傾蓋蒙愛賤刺附謝乞轉致不宣

與趙雪屏都憲

南江妹丈來伏領手札書刻之惠仰承教誨諄切慰藉深至元無任銘感二十年來辱收門下庸鄙無過人之能然亦不敢為不善聽不省事自速官謗惟鄙陋愚心既不可人人告白門下

夙昔過與想無待吐露當能明本心耳我夫勳
膚德業輝映臺省　聖主宵衣旰食求賢如不
及鈞軸之任可翹足待元竊備親知想望風采
瞻於恒悃無任竚俟無任竚俟使者返草率布
謝伏惟台鑒不宣

謝張秋渠僉憲

元愚鈍人也初無卓特之行過人之才也與執
事一再會面即辱投契待以國士及今凡三奉
話言而弘奬益至親若肺附元何以得是哉執

事高朗諒直行藝明粹而遠棄清華隨牒遠方此其操執有非凡衆之所及者元拙於進趣動有齟齬執事之相取無亦以其氣味之近耶敢不夙夜以副期許冊楫遠送江行孔安惠而好我可謂深矣冊人逕草草附謝不盡欲言

謝翁冊山年兄

弟隔歲餘得奉晤語已出望外至煩游儌遠護江行孔安為賜實弘且侈矣使一故人過郎斥四兵為衛殆不可勝計然則凡於不肖可謂破

裕而元無乃竭人之力耶若乃燕惠之勤倩婦
之客有不假言謝矣銘刻銘刻旬有伍日乃抵
京口使者迈草率附謝不盡願言

與何總兵

夙昔傾慕幸當領教左右而旋就櫝遣未寫素
心雖不得接殷勤之懽然竊聞緒論及辱贈遺
繽紛賜以符傳使行役者皆得領不貲之惠銘
感何已銘感何已江行六舸方抵敝里從者迈
草草布謝仰惟台照不宣

與賈年兄

曩歲京邸一相合并旋即分背傷離慕義忽忽數年願言瞻跂勞痗如何惟兄鴻伐懋實昭布中外　聖明右顧中土得兄之重以開府耀兵此誠河洛士民之慶也如弟樹立無素招尤速謗自令若是無一可為兄道者茲舍親上舍張漸去便草草附候殘暑漸退伏惟為道自攝不宣

陭堂摘藁卷之十六

書啓

與蔡白石正郎

僕二谷曹長來遠傳翰示具悉念私京師雖日有交接然不異離羣索居也琳琅在目豁然神怡兩京綿邈不啻三千里披玩手墨諷服雅言亦復何異對面幸甚幸甚承索僕近所爲文至過許以僕類乎長退之拜命汗縮非僕所敢聞也往歲亦有意服膺經訓剽拾棄餘以飾固陋

見子長爲文魁詭雄傑退之淵渟蓄藏心並好之然自以材鄙質鄙學術淺近行能未有以踰於人采春華遺秋實當與猩鵡無異又徒求形似遺離本根將如貧兒之效富室姑不務耕殖著居而徒效其服御肆設秖愈益困耳以此厭棄不爲文章意且勤脩厥躬肆力問學俟於義理有得然後時一發之幾免繡鞶虛車之誚又比來人士淺薄退之好言漢魏蓋未覩其深厚爾心竊未平之兒並舉馬韓淵詣卓見豈近世

豪傑所及哉二谷冶山計相得甚歡曹署煇映若此直是曠事而舍弟亦幸綴末行竊冀不扶自直也二谷行冗次陳胷臆極草草惟照察不宣

又

數年離闊得一合幷惟時寇在門庭羣情洶洶雖相對面猶千里也十六日出江口即發舟而西家人送歸者亦不復能具一札留別不知兄竟以何日去杭又是何時入蜀耳既至粵即若

絶國欲聞家信且不可得又得聞兄動定乎耿耿入蜀後興味何似去春意想猶復作否一落世網雖求退故是難事幸大人康強又樂覩兄勲業之成願且安之何如某夙昔竊祿夔子道憖良吏風謠泯沒諒無可道者第不審得免詆訾否也水田年兄去敬附申候草次惟合照不宣

答尹洞山春坊

某愚不解事趣向外時庸衆黷黷之中過辱收

教許以國士私心蓄藏未知所以致之汗赧而
已遠迹揚粤去京師數千萬里未能馳狀一洩
感奮之誠顧辱手札遠照荒裔至於獎借尤爲
過情諷服高義踧然加愧仰惟執事道藝純備
淵懿浚明脩士處子無不仰跂休光延佇一日
持秉正色處中當使巖穴魁壘耆俊之士有盱
衡吐氣之望如其戔戔自宜退屏草野老死無
聞惡有所蓄藏挾持可自炫暴如尊教所與世
悚息悚息令壻行遽簡慢殊甚輒附謝不敏慚

入溽暑伏惟爲天下勤攝不宣

寄薊鹿園都督

倚堂之集闕有間矣海島殘孼尚稽天誅而中原盜賊蠭起雖聞撲滅恐餘燼未熄也公負經濟之略發憤懣憂時事義形於色今寇在門庭禍猶同室烏得偃息不一出引手救耶甚遠迹荒徼頗以無事廢日眞是竊祿近至蒼梧見浙中兩院移文委官召募狼兵盖僉憲羅公建白也巡臺義不可沮已行該道選募矣狼兵猶豺

虎也驅之深山之中猶時出食人而可使入市
乎可憂可憂若只沿海營砦屯札勿使入城爲
害差小亦須薦紳大夫於當道處先其未至亟
陳此意可使勿到省城也敢以瀆於公伏冀留
神幸甚不宣備

上王中丞 思質

某夙昔誤被一盻遂蒙記憶姓名十餘年來復
得拔好令器比部緣此冊被延接奉違以來又
踰三時雖遠跡萬里而實馳情揩𦙍顧惟踈賤

不敢數通狀候其無任欽企杪冬漸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海島殘孽尚逋天誅致厪台慮近蒙差人於粵徼召募狼兵某適以事至蒼梧得於巡臺陳公處竊窺手札仰見明公忠誠懇惻欲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置之衽席之上此功一成非獨瀕海之民得蒙禔福實三吳甌越安養生息之期也今年自春徂秋屢聞獻捷英風宏略固已震慴夷獠重以憂勞不懈規深慮遠斯狂寇不足平耳陳公既得尊教即欣然行下

該司議白巳行左江道選募矢狼兵雖素號禍賊所過殘破然以明公威德臨之當自歛手不敢為非愚意竊以為彼旣自謂客兵或難盡繩以法若止令於沿海營堡聽候指麾不必使至城市則閭閻旣無驚擾殘寇漸可蕩平也因還使便輒附悃誠草率塵瀆伏惟台鑒不宣

與謝與槐大參

遡想殊切頃歲在山中得寄舍弟詩三章諷服累日非獨格調清遠可以蠲繹情吝而楚楚若

接神釆披襟素併志離索矣隨牒遠方合并未期安得自致左右朝夕聆正始之音乎自關徂浙猶是循常遷轉而海島小醜跳梁得假宏畧廓清之實矣越蒼生之幸第恐區區一方不能久專仁者之澤耳如何如何粵中兄施教地人士猶能道說故事而梧岡松巖敬所及雪麓君日日相聚聚則未嘗不談兄雅素憎懷思也茲雪麓人便敬附啓候遽甚不能一一道鄙陋惟

台照不宣

與茅鹿門

使者至奉手教開示委至幸甚荒裔自鄙分所安但迂愚踈戇非有石交時時夾輔恐未能免過而兄與敬所次第遷擢流風衝波中竊懼不能自立中心惄如非獨閒闊願言之懷也河山之間騷然多事當務者徒得公之重巡靖折衝此最深計側聞風聲遠慰懸佇至如府江之伐赫然在人耳目時俗雖好相抵讒然要不能奪眞是願勿以為慮也某以去年六月上事自秋

徂春凡五至潯梧在省城不能匝月間遇東使附問者三而再不達其一則去冬奴槐歸敬令送致府上而兄又北轅矣不知終得達否顧屢辱垂問慙愧慙愧所命事皆一一奉敎如別紙幷收關附上巡院甫至冗甚不能一一道鄙陋惟使者口悉之不宣

與御史大夫屠公 東洲

庚戌春言者以其嶽於班行宜就遣黜方是時某在岷蜀萬里之外曾無游聲養交之素縱鮮

附底裏之援如將號以檮嵬投之荒裔亦奚以辯獨明公猥明本心深考素履抗言於朝終得無負清議前年待次選部凡後至者皆隨到隨得華復而某獨連蹇歲餘始改授嶺徼當時亦無以爲異者獨明公咨嗟太息頗亦見謂以自守而歎當事者之未然也夫以某之迂愚不適世用卽使老死草野亦何足道至於貞而名之以汚靜而詆之以躁將使束脩潔之士依儻扶義之夫解體不復肯砥節厲行勤身者事

則所係亦若不小矣悠悠者豈以是爲意哉明
公矐獨見於汹汹之中別希聲於咬哇之口使
靜退者稍得吐氣此於世教非小小裨補扶植
之惠非其獨蒙亦不敢以爲私謝今　天子所
倚注者獨明公高朗令終夷險一節而特立之
節正直貞素之風與李元禮魏玄成千古相望
凡海内深識之士無不瞻望進退以卜否泰非
復有待其進熟爲誤者即使若是亦有道者所
吐棄獨幸得爲大君子所與足用自考則竊狄

耿不能忘也勤修固陋之躬不敢墜失用此報
知已爾賫轉詳吏人去便輒布鄙誠幷候萬福
伏惟台照不宣

與兵部翁侍郎 夢山

某行能無異𡚁時違俗顧用此見與門下而頃
年横罹口語噂沓背憎茍非知舊孰免猜阻執
事昭獨察扵汶汶之中深明本心奬藉愈厚某
之積累豈謂足以乎於有道而大人者望隅而
知其中見微而信其著或宜流言之自止也夫

風流愈下毀譽隨聲一遭詆訾負愧永世何則修之實難隳之特易斯束脩之士所以拊心泣血長往之夫所以掉頭不顧者也嗟夫居今之世不亦難乎而猶隱忍不即引去者徒以束髮受書頗存嚮往中歲入官亦欲隨時粗有建立庶幾乎不朽之業而中道挫折默默至此立功立言一無所效所以永夜不寐明發慷慨蓋猶冀萬分之一也巳矣時逝歲暮不可復竢矣曲江之涘有薄田二百畝苟無水旱可以卒歲種

樹灌園浸齒而已矣垂白之年豈復能詰屈當時與少年競尺寸耶執事抱明略逢　聖主握要執樞坐制驕虜天下想望郭清之效在此時也某竊緣夙昔不敢自外敢畢愚悃夫世必資才才宜豫蓄今天下雄俊卓犖倜儻扶義之士亦往往間出而恥自衒鬻則寧有屛死草間耳豈能自致於交戟之前耶夫不以間時旁求默存一日有事思得不二心之臣與共憂公家之務恐不能咄嗟至也某迂愚不適世用方圖引

去不復以干進為嫌故敢進此說又一入巖穴聲迹俱當泯滅雖欲吐憤懣報知已不復可得矣願執事無疑焉吏人賫用赴京之便輒附鄙陋去歲辱專使遠護幷中虔謝惟台鑒不宣

答親友書

僕人至伏蒙惠教軫懷旣勤奬進尤厚幷承慰及老母旣睽之視復見天日親愛之至也不敢忘不敢忘比日伏審道履清勝爲慰廣右雖瘴鄉無事而恭之初莅適值多故夏杪涉冬凡四

至蒼梧躡歷盜區沿泝湍險較之蜀道又數倍矣追惟聚處之樂茗飲相對時續濁醪楊榷古今雜以詼笑殆若隔世事矣孤羈不敢望遷轉復奉清言難以豫定願言之懷但有耿耿小僕返草草布謝惟尊照不宣

與王敬所書

某因緣年家之誼得於京師一瞻懿範然未旣傾注萬一也不自意隨牒粵徼綴於末行當日侍餘教非獨當官展錯有所仰式而講業論道

亦且得竊聽下風幸甚幸甚伏蒙翰教獎進尤厚介使絡繹舟楫隨至其之疎非豈克堪荷孟夏十有七日發舟錢塘迨茲廿有二日方至祁陽水路登頓一月有餘擬於來月朔日或初三日受事左右專遣來役馳禀指麾其性旣顓愚投迹孤遠百所未達仰希指示懷抱縷縷統須面悉不宣

與翁冶山

僅至遠辱惠問得聞興居亥悉良增馳想謝遣

應接日與簡冊相對自是樂事正復時時偃臥娛精便體不失攝生之宜聞此幸甚人生貴適意富貴旣非所願若復孳孳砣砣欲以詩俗流後此亦與物役無異也至如靜玩經史時誦先秦漢魏古文詞自是去塵遠遠矣諭及老母無恙而舍弟顧多病疲薾至是聞之不寒而栗不知今更作何狀也婚媾朋好兩家如一旦夕望頻過軫視開誨如能遠絕雜賔閉關內視故當有瘳若溺而不返恐無痊理與舍弟書亦言若

此此即是萬金良方雖苦心爲陳之恐不能勇從服食願公時為强而進之得衰減一二分漸望平復愚兄弟皆蒙公更生之賜也閔念至懇中山南行想出無策可悲也不知今已還家否性之承念及併為我謝之草草

又

無禄舍弟早世伏蒙遠書垂慰悲感無已傷哉計慮之不得生不能相就以居死不得相視以訣也痛可言耶痛可言耶凡民有喪猶曰匍匐

救之老毋年且八十罹此巨痛安可希兾無恙而某嬰係世網不得即脫屣馳在目前相哀苦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乃茲履之矣來教開喻良至見寬安得不云爾某雖苟餘視息固半死人也生平意望一日掃除都盡復何道復何道伯譽稱孤子是也通家兒子未知向方奄失所恃願提耳督教之幸甚汝貽得無妨業否女兒伶俜念之傷心酸楚不復可一二道僅歸聊布鄙情并謝存念不能親書惟亮察

與王子忠

無祿舍弟早世遂辱慰教豈勝悲感傷哉傷哉老母白首罹此巨痛同氣四人兩在遠方獨有仲妹得視纊息僕聞訃於梧州倉皇呼天肝胸為裂四顧茫茫兀然一身不知世間有此荼楚也遠惟妹氏愛鍾友于南江篤於懿親同此悲懷而相隔四五千里無由聚哭以攄泄哀情痛如之何痛如之何南江病體想益康強矣幸善加調攝僕哀傷之餘僅餘視息無煩記念僮歸

草次布懷不能親書惟照亮不悉

上兵部張尚書 東沙

共不天遭罹閔凶不即殞墜仰厯台念伏承弔
幣遠及哀䘵勤厚荼苦號泣之中腐心次骨自
惟無以克稱至懷萬一存歿感刻寧有涯涘某
自違合顏忽茲五載隨牒遠方無緣虔候起居
披陳悃愊乃顧猥存記憶仁卹有加追惟始終
成就之德豈勝慙負比日恭諗合候萬福殊慰
下悃裔夷之禍汔可小康補牢顧犬實惟今日

而未見有惕然憂深思遠者竊計非命世之才無以戡玆禍難老先生龍卧蓋久安得不為蒼生一出以底寧東夏耶某苟存視息未任摳趨顒跂之愚不勝慺慺輒因虞君回附陳固陋瞻望階戺無任欽道感德之至伏惟台鑒不宣

又

春首虞君至再奉台教并示雄文紫氣焉墟墓之間奉此瓌觀不覺恫疚之暫釋而心目之一開也幸甚幸甚夷寇禍難未已果如尊慮而北邊

讐報日至尤異最時事宰割者非特血指汗顔而已我公負四海之望先天下之憂亦烏得袖手旁觀乎棋雲釣海之諭恐未得終遂也其苟存視息倏踰練期憂患洊更日就衰薾年歲向暮而百無所成用愧負明教耳道泉歸草次附謝煩暑方盛仰惟爲天下珍攝不宣

與范東明憲長

使者返附上短啓幣儀想徹記室矣恭惟釋褌在茲北上有日庶幾瞻奉謦欬此離闊也時方多

難汔望小康自非命世之英無能戡定剥床之災不啻同室兄宜遄出以弘濟斯人似未可夷猶鄉國戀戀松梓也虞君回草率布悃惟爲道崇攝不宣

理問所理問李金
閩庠生員黃中
高子車校刻

衎堂摘藁卷之十六終

水部稿序

水部稿者茗山許先生官郎署時所著也嘉靖乙巳來守夔奉節令趙君請刋之郡齋余辱先生之知𨕖僭爲之序曰仲尼沒而微言絶修辭之士人以所見爲說漢之西京猶稱古雅其最著者賈誼司馬

遷相如蘇武李陵數人而已誼之疏議遷之論敘相如之辭賦武與陵之聲詩允矣傑作震耀宇宙然亦以所長鳴未能兼收而並奏之也迄諸唐詩號李杜文稱韓柳亦莫不爾嗟乎嗟乎才難豈不然乎先生以疏通之才恢之以博洽之

學大肆力于文思玄而韻遠理粹
而意精序事似子長論道如退之
古詩宗建安近體儷摩詰珠輝玉
潤兼諸家之所長殆猶麟鳳然世
所希產人所快覩矧斯集也發越
性靈嘉惠來學世宜珍傳固不可
得而秘也粵龔黃裴聲循吏而之

操觚之業沈宋著續詞林而非識治之才先生文章宗工治益光美昔人所難先生所易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傳曰君子不器詎不信夫詎不信夫

三台山人楊元長卿撰